

福冈中国书店访书记

谷曙光

2018和2019年夏，我两赴日本九州福冈，二度到访了那里的中国书店。我每到日本一地，就喜欢逛那里的旧书店。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等地的众多旧书店都曾逛过。在去福冈之前，我在网上查了当地的旧书店信息，可惜的是，福冈的文化氛围似乎稍弱，书店数量远不及东京、大阪，好在我查到了一家叫“中国书店”的，于是很高兴，惊喜是专营中国书的店面，那就更难得了。

2018年夏的福冈之行，是去九州大学查资料，九大的中里见敬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在福冈的时间匆促，在查资料之余，提出最后一天的上午，想去逛逛中国书店。中里见敬教授帮我查了书店的营业时间，不巧的是，那天正好是周六，书店休息。我表示遗憾，但也可以理解。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中里见敬教授突然告诉我，他跟书店电话联系了，说明了我远道而来的情况，书店愿意周末破例为我一个人开门，已经约好了上午的十点。我听闻消息，感到格外暖心，一是感谢中里见敬教授的热情联系，二是感动于书店为我在周末营业。

到了7月28日那天，我上午九点多从旅馆出发，按照手机地图的指示，走了不很远，就来到博多区吴服町的中国书店。这是一栋二层的独立小楼，中国书店的招牌，遒劲有力，我怀疑出自某个中国名家的手笔。上面还有一行字“图书输入贩卖·出版·古书·映像”，可知书店乃是多种经营，包括进口图书、出版新书和音像制品等，并非只卖旧书一途。

书店一层并未开放，左边有楼梯直接上二楼。上去后右转，就是一个较大的空间了，四面皆书，中间还有两排书架，格局与一般书店无二。这个规模与面积，如在东京、大阪，算很宽敞了。书店里没有顾客，仔细寻觅，看到在右边里侧的柜台后面，有一个老者坐在电脑前。因我不通日语，就没有上前打招呼，而是径直走到书架前看书。粗略浏览之下，这家店售卖的，皆是与中国有关的书，有中国内地出版的，也有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出版的，还有日本、韩国出版的，性质有点像东京的内山书店。我翻了不久，那个老者知道了来客人，走到我跟前，用不很流利的中文问我是不是谷先生，并递给我名片。接过名片，才知道老者的名字叫原笃。我们寒暄了一下，他又指着店中间的矮沙发，上面有一杯茶，那显然是为我准备的。外面的天气炎热，这杯绿茶带给我一阵清凉的感受。

店内有新书，也有旧书。我本想着这里会有些和刻本汉籍，可惜细细翻看，只看到最普通的《十八史略》和《文章轨范》的零本。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朝南的两架，居然以中国的线装书为主。这或许算是没有和刻本的补偿吧，我的心里舒服了许多。

于是重点翻看线装书架。架上的书以1949年之后中国内地的新线装为主，最新的如中华再造善本有很多，定价也还合适。明清刻本是没有的，民国时期的略有一些。我翻来翻去，略觉失望，寻寻觅觅，终于在书架的右下角看到一套两函的《暖红室汇刻西厢记》，打开一看，是扬州的广陵古籍刻印社在“文革”后据旧版重刻的，品相上佳。这本书应该是用的玉扣纸，算来也有四十年历史了，几乎没被翻过，打开了，还能闻到一股纸墨的清香。书中有不少版画，刻工尤其精细，颇堪把玩。这套书“文革”后被重刷过多次了，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最近一次的刷本已经是惨不忍睹了，标价还甚昂。不客气说，广陵社拿暖红室的板木，真是赚足了钱！暖红室最好的自然是晚清民国的印本，如果退而求其次，这个“文革”后最早的刷本也算是不错的选择吧。可是，我翻来翻去，找不到版权信息，也找不到定

去夏威夷之前，根本没想到能有幸拜谒张学良墓。

那天随家人前往一个以日式寺庙命名的神殿谷，道路两旁是参天大树和如茵芳草，草坪中有诸多日本人的墓家。女婿随口说了一句：好像张学良的墓就在这里。我一下子想起，此前同学群中有人就发过一帖，详述寻找此墓之艰难——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辗转询问多人却未能如愿。因为张学良只是人生的最后六年在此度过，而且寄居此地期间又极为低调，很少出头露面，而当地人对于张学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壮举也所知甚少，所以他在此的知名度并不高。这位同学是在几乎放弃寻找念头、准备离开之际，才在误打误撞中找到了墓家。我能有他的幸运，使这次夏威夷之行得到意外的收获吗？

在游览了神殿谷之后，女儿和女婿通过谷歌搜索，确定张学良的墓就在附近，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激励。我大步流星，前往草坪中寻找单一墓穴，因为我想张学良的墓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就在此时，女儿大叫：“就在上面！”



上图：《暖红室汇刻西厢记》画卷
下图：《暖红室汇刻西厢记》中的版画



价，心想等到最后再说吧。

书店内还有一些画册、碑帖，也是特色。我重点看了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出版的画册，觉得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可惜远道而来，画册太重，不便多带。思量多时，挑了两种。一种是台湾版的《溥心畲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1年再版），还带着外面的函套。这是溥心畲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可靠文献。另一种《说葫芦》，是大陆玩家王世襄的养性怡情之作，可谓宝葫芦里蕴藏着妙学。此书中国流传极广，但架上卖的却是不甚多见的1993年香港版，铜版纸精印，装帧设计之佳，令人爱不释手。

不知不觉中，已在店中待了超过两小时，茶水也喝了好几回。每次喝水之后，原笃都在不知不觉中帮我续上了水。一想到这个周末的上午原本休息，书店是为我专门而开的，就觉得必须买、买、买呀，不然情何以堪？

斟酌再三，我把中意的《暖红室汇刻西厢记》和两种画册，拿到柜台，交给原笃，表示要结账。还特别说明，《暖红室汇刻西厢记》找不到定价。趁着他算账之际，我回头仍去翻书，又过了好一会儿，当我再次走近柜台，瞥见原笃居然在电脑上查中国的孔夫子旧书网！我突然明白了，他也搞不清《暖红室汇刻西厢记》的价格，于是现查中国旧书网，怪不得这么久。我不禁感叹，孔夫子旧书网真是厉害呀，已经名扬海外了，连日本书店定价都要以它为参照。这些年来，孔夫子旧书网在旧书领域当然厥功甚伟，我也时常上该网买书，受惠不少；不过有些旧书，此网动辄标出令人咋舌的天价，却也是很合理的。我当下心中打鼓，原笃如果按照上面的最高定价让我付款，而我囊中羞涩，钱根本不够支付，那时多尴尬！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又等了一会儿，原笃终于算出了价格写给我，还另打了两张纸一并递过来。我接过来一看，心中的疑虑一扫而光，对日本书店店员

的素养钦佩不已。原来，原笃在孔夫子旧书网查的，不是正在售卖的此书的标价，而是已售出的价格，这就极合情理了。而且他还在已售价格中，选择了一个中等偏上的价格，再换算成日元告诉我。这种定价方式，完全没有漫天要价。我心情愉快地结完账，告辞退出。

对这次在福冈中国书店的购书经历，我颇为满意。回国后跟朋友谈起，他们也觉得是难得的购书体验，特别是最后的定价环节，令人叹佩。

转眼到了2019年的夏天，因为到九州大学开会，我又一次来到福冈，还是好客的中里见敬教授来机场接我。到了酒店，离吃晚饭还有点时间，我迫不及待地提出，去逛中国书店吧！上网一查，路很近，可惜又是周末，书店不营业。好在这次会是在福冈待上数日，总能抽空再去的。

第二天开会时，中里见敬教授热情地告诉我，他又跟中国书店联系了，在我离开福冈的那天上午十点，书店会来人接我过去看书，然后再把我送到机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中国书店太好了！当天晚上，我思来想去，觉得书店又接又送，实在于心不安。于是第二天，我告知中里见敬教授，不好意思让书店来接了，我要自己过去。中里见敬教授也没有坚持。

8月29日上午，我第二次来到中国书店。这次因为是营业日，楼上楼下都有店员，不过顾客还是只有我一人。一楼也开放了，是仓储式书架，但书的质量不如二楼。二楼有三四个店员，各自都在忙碌。又一次见到原笃，他仍很客气。另一个年轻点儿的店员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名片上印着“中村英总”的名字。他表示待会儿还是要送我去机场，我推辞了一下，就开始看书了。因为拖着个拉杆箱，走路过来，天又还比较热，登二楼后，我的汗涔涔而下。中村不但给我准备了茶水，还递给我一条带有香味的毛巾擦汗，令我顿觉清爽许多，很快可以静心看书了。

这次，我细看了书店的装饰，很朴素，跟东京、京都那种雅致、个性化的书店不同。店内有两幅中国书法的条幅，一幅是郭沫若的七律，诗云：“战后频传友谊歌，北京声浪倒银河。海山云雾朝朝集，市井霓虹入夜多。怀旧幸坚交似石，逢人但见梗生窝。此来收获将何似，永不再操室内戈。”这是郭沫若1955年访问日本，回国前在福冈所作，书写条幅则是1974年矣。不知郭沫若是否光临过这家书店呢？

因为要赶午后的飞机，时光匆匆，就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细翻。记得去年看到台湾版的《张大千书画集》之类，因重而未买，今年架上已无踪影。可见碰到好书，就不能犹豫！临了买了两本书，也值得一说。一本是中国书店最新出版的《北平日记》，这是日本著名汉学家目加田诚1930年代在北平的留学日记，其中颇多中日学者间的过从记载。日记由九州大学的静永健教授做了详细注释，体例精善。书的装帧印刷亦佳，颇具品位。书后还附了高清图复制的三十年代北平市街详图，足见作为出版社的中国书店，设计也是很有创意的。另一本《故宫藏画解》（台北故宫博物院1968年版），文字出自渡海名家江兆申之手，也是极好的中国古代书画资料。

书店离机场不远，无论是坐地铁还是出租车，都还方便，但是，中村却执意要送我到机场。一路上，我们用简单的英语聊天，他应该是店里最年轻的店员吧，略带时髦的黄色眼镜片背后，流露出诚恳的眼神。7月，他刚去过中国的西安，参加今年的图书博览交易会。很快到了机场，我们愉快地道别。

回国后，我在网上查有关书店资料，得知福冈的中国书店竟是1969年创业，迄今已经五十年矣。两次购书后，我都跟中里见敬教授分享了快乐经历，还向他咨询书店的具体情况，得到了一些更详细的信息。书店位于靠近中国的福冈，以推销有关中国的书为主，宗旨是促进中日两国的互相理解。现在的老板是川端幸夫先生。值得一提的是，招牌是创业的第一代老板上田先生从周恩来书法中集字而来。1969年，中日尚未建交，而书店已经创立，这真是极有魄力的举动！他们的图书事业，致力于中日友好，一如大名鼎鼎的东京内山书店，然知者却罕，更应表而出之。

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有关中国研究的趋势是人文学科日渐式微，图书生意不好做，书店的经营更不容易。于是福冈中国书店多方努力经营，开拓业务，不但推销新书，兼售旧书，还从事出版。好在福冈中国书店，分别为“中国书店”和“集广舍”两家出版社刊行，后者出书着眼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方面，这在日本的出版社中可算得独一无二。这些信息，期待中国的读者知晓。我突发奇想，中国近年大力倡导“学术走出去”，如果书店能开拓中国当代学术著作的日本翻译出版，应是前景美好的事业吧。

2018和2019年的夏天，我两赴福冈，又再度幸会了那里的中国书店，真是难得的人生缘分。这家店，比起东京、大阪的书店来，客人少了许多，店内装潢也普通，但是却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友好的环境，暖心的服务，清茶一杯，慢时光翻书，外加热情接送……我在中国淘书数十年，从未有过这种贴心的感受。

这些年，写日本访书的文章不少，多谈东京、京都的书店，而这家乡在福冈且有特色的中国书店，却鲜有人问津，是为憾事。中国书店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有缘去福冈时，顺道逛一逛这家书店吧，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人生到处，雪泥鸿爪。美好的事情，总萦绕心头，更值得回味。福冈的中国书店，期待再见！

归葬东北家乡，也不移葬台湾，而是就近葬檀香山。

在两父子相继作古之后，晚年的张学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对桑梓的思念是人之常情，睽违大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张学良更是如此。在年届耄耋之际，他回大陆探访的愿望格外强烈，尤其是希望再回到东北走一走、看一看。大陆方面也为张学良的大陆之行竭尽全力，做了周到、缜密的准备，曾特派遣其东北军前下属吕正操携带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邓颖超的亲笔函前往美国联系接洽，当面向其转达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大陆之行的殷切期盼。但是张学良回大陆探访的愿望被台湾当局一口回绝，他只能移居异国他乡，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如今，他的跌宕人生，尤其是他留下的名言“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令前往墓家拜谒的华夏儿女唏嘘不已。我们鞠躬如仪，献上心香一瓣，以表达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高敬意。

埃夫伯里怀古

沈坚

英国确实也是个极为悠久的文明古国，她的诸多文化遗迹，一查原来都有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了。譬如许多画册、影视常用用作封面图页或片头的史前巨石阵(Stonehenge)，就闻名遐迩，远垂数千年矣。该词词头的Stone，意为“石头”，词尾的enge，意为“围栏”，即石头圈成的围栏，还真是那么回事。英国人心目中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自是一块神秘悠远、深不可测的神圣之地。作甚用？则众说纷纭，有学者将其看作可能是远古人群祭拜神祇的处所，但确切的宗教性质，迄无定论。

在今春去英国探游前，我只知类似的巨石遗址在欧洲不少地方尚有存留，像法国、西班牙，还有英国的别处，晓得欧洲早年有巨石文化流行过，但没承想距索尔兹伯里的著名巨石阵仅30公里处，居然就有另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迹，地处威尔特郡境内，因其所在村庄之名而称埃夫伯里巨石群(Avebury Henge)或埃夫伯里遗址。巨石阵在英国内外几乎家喻户晓，人们也都以前去游览过而引以为傲，但真正走访并知道埃夫伯里遗址的却不多。此处占地面积很大，名头虽不如巨石阵那么响亮，但文化意义和学术含量同样小觑不得，别具一功，仍属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据专家推测，埃夫伯里遗址形成的时间大约可溯自公元前2600年前后，也就是相当于古埃及孟菲斯城公共墓地创建的那个时代，距今约近5000年了，这从当地博物馆展示的文字图版上可以清晰看到。

欧洲的巨石建筑遗存，实际上在相当地域范围内有广泛分布，大体可分三类。一为立石，也叫竖石(menhir，译音“蒙伊”)，该词大概源自布列塔尼语。埃夫伯里的石群、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卡纳克石林，以及我在威尔士首府加的夫市政厅广场看到的环立石柱，皆属此类。其次是环形石垣(cromlech)，意为“圆形、曲线”，例如索尔兹伯里圆石阵，即属之。第三种叫石棚(dolmen，汉译则有直接译作“多尔门”的，意为“桌子”)。这种上覆石板为顶，周边围有若干竖立石板为墙的建筑物，亦谓竖石墓或石桌坟，我在国内辽东半岛曾见到过巨石文化的这第三种类型。

欧洲人自古对树木石头一类自然物的关注和想象令我印象深刻。记得看过根据英国乡土小说家哈代所撰同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拍摄的影片，其中不仅采用了索尔兹伯里巨石阵的现场外景，而且提及一处名叫“鬼鬼愁”的分岔路口，也就是一块道劲斑驳的远古立石，导演波演波演两次给了镜头，大概寓意为人生的歧途吧。如今走进埃夫伯里遗址，村落边、平地中散立着的，主要就是这些未经加工的长条立石，孤立的条石被生地地竖立着，绝非天成自然，而显然都是人工安置的。观之，令人惊诧、震撼！

只是这些立石究竟具何意味，如何运输、立起的？却无人了然，算得千古之谜了。那石是代表等距离地站立着的一个人吗？石块每每间隔几米一柱，成线性等距离一字排开，成一极大的圆圈状，是表现一种参与祭祀的场景吗？由于已历经数千载，石柱难免有损毁，凡遇有石块空缺处，那些或于18、19世纪开始关注和研究立石现象的学者们，便会打造、安插进一块小型石方尖碑补上，也与自然状态的远古立石

可相媲美的。埃夫伯里遗址的这些看似貌不惊人、粗陋而寻常的立石，大概在一脉贯注而下的凯尔特先民的文化里，都是充盈着鲜活内蕴力的吧。

自埃夫伯里村中心地带往南约一英里之遥，还坐落着一座外形似馒头头的希尔伯里山(Silbury Hill)。山体浑圆，有一个类似火山口那样的圆锥顶，其实却完全是人工堆叠而成的。这座约有4700年历史的小山，约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筑成，被认为是欧洲最大的人工土石堆，大小堪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究竟出于什么目的，会倾力建造这样一座巨构？这仍是今人所难以揣测的。



图①②：围绕着埃夫伯里圆石阵的立石，当地发展出不少民俗



图③：埃夫伯里圆石阵的立石

笔会

记录



图③：埃夫伯里圆石阵的立石